

# 论法语名词词性的非理据性 及其在教学中的意义

吴桐

**摘要：**“性”作为名词的语法范畴，是法语学习的难点。类型语言学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发现“性”也存在于其它语族的语言中，同时也对“性”做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语义基础、词形基础和无理据基础。法语的词性属于第三类。证据既来自现代印欧语，包括法语，也来自词性从古印欧语到拉丁语再到现代法语的演变。在教学中，传统的词性记忆法是以正字法为基础的词形做依据，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语音或许是词性记忆的更好途径。

**关键词：**词性 语义 词性 无理据 语音基础

**Résumé :** Le genre, en tant que catégorie grammaticale du nom, est un point difficile dans l'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L'approfondissement des études typologiques a révélé que le genre existait aussi dans d'autres familles linguistiques et proposé des analyses plus poussées : le genre peut reposer sur la sémantique ou la morphologie, ou sans fondement, par exemple, en français. Les preuves sont à la fois synchroniques, quant à la répartition des genres dans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modernes, et diachroniques, en ce qui concerne l'évolution du système de genre à partir du proto-indo-européen, en passant par le latin, jusqu'au français moderne. Dans la pédagogie, la méthode traditionnelle s'appuie sur l'orthographe. Or, des recherches plus récentes ont pu constater que la phonétique pourrait être plus efficace pour l'identification et la mémorisation des genres.

名词的“性”是法语学习的难点之一。之所以是难点，一方面是因为“性”涉及所有的名词，也就是整个名词系统，所以具有系统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系统性却难以把握，无论是从语义还是从词形都不能找到完全理想的解决办法。本文将试从类型语言学的角度，说明法语名词的“性”的非理据性，然后试从发音的角度对词性进行归类，并探讨由此得出的某些对教学的意义。

## 1、“性”作为语法现象在类型语言学中的研究

虽然词性存在于很多的语言中，但是其个数在各种语言中千差万别。在印欧语中，一般有两到三个性，例如法语有两个性，而德语就有三个。有一点误解必须要澄清。由于对印欧语语言的接触较多，我们常常把作为语法范畴的“性”与自然概念的“性别”相混淆。一方面，印欧语言多为两到三个语法性，很容易与现实生活中的“阴性”、“阳性”、“中性”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进一步与“男性”、“女性”等自然的性别混淆，所以在学习印欧语的语言时，多从语义下手，希望可以找到区别语法性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印欧

语语言中，语法的“性”和自然的“性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法语 *genre, sexe*，英语 *gender, sex*，德语 *Geschlecht, Sex*。两个词的区别泾渭分明。但是汉语使用同一个词来表示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现象，所以才会有概念上的混淆。自然的性最好使用“性别”一词，以区别语法的“词性”。如此把自然的“性”和语法的“性”区别开，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明白类型语言学对于性所下的定义了。“性”其实是根据词形、句法等形态标记给名词分类的语法范畴。所以，这个概念不仅仅局限于“阴性”、“阳性”，也可以扩展到“有生”、“无生”。

既然如此，词性的分类标准就不一定是以语义为基础，某些语言的名词词性从表面看来没有绝对的根据，一方面，语义起到某些作用，例如关于有生名词的分类遵循“男性和雄性动物归入阳性，女性和雌性从无归入阴性”的标准，另一方面，词形也能解释某些名词的词性，例如某个前缀只用于阳性名词，某个后缀只用于阴性名词等。然而，由于例外很多，以上两个因素都不能对所有名词的词性给予满意的解释和准确的预测。这种相对混乱的词性系统存在于很多的语言中，例如希伯来语，以及我将要谈到的法语。在这些语言中，词性的划分是没有绝对的语义或词形基础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非理据”的。

## 2、法语名词性的非理据性

上面已经重新定义了作为语法范畴的性的概念。从这个新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语法词性更多的是从形态句法的角度出发而确定的。这就涉及到语义分类和形态句法分类是否同构的问题，换句话说，形态句法的分类是否完全全的反映语义分类。

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法语源于拉丁语，而拉丁语源于古印欧语，所以法语名词的性也要上溯到古印欧语的名词系统。古印欧语的词性系统从最初的两个性（中性 / 非中性）演变为后来的三个性（阳性 / 阴性 / 中性），而三性系统也就是拉丁语所继承的词性系统。最初的名词性系统是有语义基础的。而到了拉丁语，名词性系统的语义基础就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词形基础：中性名词的单数以 *um* 结尾，复数以 *a* 结尾；而阳性和阴性的例外就很多了，虽然 *us* 是阳性的基础词尾而 *a* 是阴性的基本词尾。由此可见，拉丁语的名词性系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词形法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语义为基础的系统了。

从共时的角度看，法语名词的词性系统也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理据性，而非理据性占主流。首先应该看到，母语是法语的法国人并不了解所有名词的词性，而且对词性的掌握也是一个习得的过程，而不是天生的。而且，在和法语同源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某些名词——虽然数量有限——和法语中同源词的词性相反，比方：

	法语	葡萄牙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拉丁语词源
牙	dent (阴性)	dente (阳性)	diente (阳性)	dente (阳性)	dens (阳性)
血	sang (阳性)	sangue (阳性)	sangre (阴性)	sangue (阳性)	sanguen (阳性)
桥	pont (阳性)	ponte (阴性)	puente (阳性)	ponte (阳性)	pontem (阳性)

在以上四种语言中没有一个词的词性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如果法语的词性是完全有理据的，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其它三种语言中的词性是无理据的。此外，在法语中，某些本来具有自然性别的名词的词性却和自然性别相反，或者是无关。比方某些职业名词，只有阳性，尽管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也有女性；而有些名词不考虑指代的人的性别而只有阴性，例如 *victime* (受害者)、*vedette* (明星)、*personne* (人) 等；某些指称动物的名词也只有个性别，例如 *balaine* (鲸鱼)、*cigogne* (鸛)、*corneille* (小嘴乌鸦)、*crocodile* (鳄鱼)、

hirondelle (燕子) 等只有阴性, 而 corbeau (大乌鸦, 渡鸦)、hibou (猫头鹰) 等则只有阳性。另外, 外来语的词性分布也体现出没有理据性。比方 pizza 来自意大利语, 而因为意大利语词是阴性, 所以法语借词也继承了阴性, 而 parking 来自英语, 由于本身没有词性, 所以在法语中就以缺省的模式被给予了阳性。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 ying 和 yang 这两个汉语借词, 分别表示“阴”和“阳”, 虽然词性的概念在汉语中不存在, 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把“阴”和女性或是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 而把“阳”和男性或相关的概念相联系: 表示词性的 féminin 和 masculin 分别译作“阴性的”和“阳性的”就是明证。尽管如此, 这两个借词在法语中都是阳性, 因为遵循的规律是和英语借词是相同的。由此可见, 借词的词性的安排基本是任意的。此外, 某些复指 (anaphora, anaphor) 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词性的无理据性。前文说道 personne (人) 和 professeur (老师) 两个例子, 前者只有阴性, 后者只有阳性。在口语中经常会见到以下现象:

例一:

A: Tu connais **mon professeur** de français ? / B: Oui, alors ? / A: **Elle** m'a retenu trois heures hier !

例二:

A: Je connais **une personne** qui pourrait t'aider... / B: Qui ça ? / A: Mais peut-être que tu l'aimes pas trop **lui**. / B: Dis-moi qui c'est ! / A: Mon frère.

在例一中, 我们可以想象交谈双方提到的法语老师是一位女老师, 但 professeur 一词没有阴性, 所以在开始 A 才用阳性的 mon, 而当 A 再一次提到这位法语老师时, 却使用了表示女性的代词 elle, 由此可见, 指代关系考虑的不是语法的性, 而是所指代对象的真实性别。例二同理, A 在开始使用 personne 提到“一个人”, 而第二次却使用阳性的代词 lui, 而完全忽视语法上的性, 因为从下文可以看出提到的人是他的哥哥。就连法国总统 Nicolas Sarkozy 在某些口语化的演说中也犯有配合上的错误, 例如 2009 年 3 月 13 日在 Rambouillet: “On commence par les infirmières parce qu'ils sont les plus nombreux”。应该指出, 这种指代现象经常出现在日常的口语中, 在一些比较正式场合, 还是语法词性指导复指关系:

例三:

Si cette personne ne comprends toujours pas la situation, que pourrions-nous faire pour **elle** ? Personnellement, je lui dirai : '**Monsieur**, réveillez-vous !'

在例三中, 条件从句使用了 personne, 在主句中则用 elle 复指, 因为 personne 为阴性, elle 也为阴性。但是在下一句的直接引语中, 却出现了“先生”(阳性) 一词。究其原因, 还是语义压倒了语法上的词性, 因为法语中泛指词的使用——如 personne——一般都当作阳性对待, 但是另一方面, personne 一词本身却是阴性, 所以才会出现条件从句使用 personne, 条件主句使用 elle 复指, 而下文却出现阳性的 monsieur 代表泛指。以上各例都说明了语法词性和自然性别的冲突。我们可以设想, 如果法语中词性是有理据的, 例如上文提到的泰米尔或阿赫瓦赫语, 那么语法词性和自然性别的冲突就不会存在, 因为语义分类和形态句法分类是同构的。既然这种同构在法语中不存在, 那么语义和形态句法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 词性系统从最古老的印欧语到现代法语, 经历了一个从无性到双性, 到三性,

又回到双性的过程,而词性系统的基础从最初的语义,到后来的词形,最终的无基础,以上的变化都表明了从历时角度看,法语的词性系统是没有理据的。而从共时的角度看,就算是某些名词的词性具有自然性别的基础,但是语法的性却时常和自然性别冲突,结果有时是自然性别占优势,有时是语法性别占优势。从此也可以看出词性的没有理据性。总之,语义不能作为判断法语名词词性的基础。

### 3、法语名词的分类基础及其对教学的启示

我们已经从类型学的角度介绍了词性的分类,也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论证了法语词性的非理据性,那么就不能不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法语名词词性的划分到底有没有标准?是不是完全的任意呢?我们认为法语名词词性的划分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涉及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既包括语音,也包括语义和词形。

如前面所说,法语名词词性具有一定的语义基础,但是这种语义基础的适用范围有限。首先,这条规律可以用于有生名词,而且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有生名词。以 Gougenheim(1958)为例,在所有能够区分性别的有生名词中,大概只有一半是符合以上的规律的,40%左右只有一个词形而与上面的规律相冲突,而20%左右虽然只有一个词性但和语义基础相符合,因而也和上面的规律相吻合。具体来说,在第一类符合语义基础的名词中,大部分是职业名词,也有动物名词等,也有表示亲属称谓的名词。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一个名词也可以用作形容词,那么这个名词一般都能用做阴阳两性,例如 *communiste* (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者)、*protestant, e* (新教的、新教徒)等。在第二类只有一个词形而跟语义基础相冲突的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职业名词和动物名词。虽然职业名词女性化的趋势在增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能很简单地按照词形法的规律由阳性派生出阴性,例如 *médecin* (医生)如果按照规律变为阴性则应该是 *médecine*,但后者已经表示“医学”,所以作为“医生”一词的女性称谓则相对困难。在第三类——虽然只有一个词性但和语义基础相符合——词中,很多是表示职业的名词,由于此种职业传统上只有某一性别的人担任,而至今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就没有性的区别,而是按照从事此职业的人的性别安排词性,例如 *abbé* (修道院院长,天主教教士)、*sage-femme* (助产妇)、*abatteur* (矿工)等,此外 *ange* (天使)一词由于传统上都是化身为男性,所以也是阳性。总之,我们可以看到,以词形为基础猜测有生名词的词形准确率并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并不能作为一条可以放心使用的规律。

除了以自然性别为基础推导词性以外,某些名词由于本身属于某类名词,也能帮助我们推导其词性,例如树木、矿物、语言、日月季节的名称等都是阳性,而表示科学、艺术的名词绝大部分都是阴性。但应该看到,属于此类的名词虽然词性的推导比较有规律,但是并不具备语义基础。

除了语义之外,在大多数的语法书中最多使用的手段就是词形,例如-tion 结尾的词为阴性,-ot 结尾为阳性等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记忆的手段都是正字法,换言之,当提到以-tion 结尾时,所涉及的是 t、i、o、n 四个字母组成的词尾,而不是涉及由-tion 代表的[sjō] (如 *mission* [mi'sjō])或是[tjō]的发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以正字法为基础记忆词性和以发音为基础记忆词性是相通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上,正字法作为记忆基础要远高于以发音作为记忆基础。

以发音作为基础是否可行呢? Tucker、Lambert、Rigault (1977) 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很有趣的结果。

辅音结尾	名词数	阳性名词百分比	元音结尾	名词数	阳性名词百分比
/.../	1453	94	/œ̃/	17	100
/m/	1406	92	/ã/	1963	99
/f/	301	89	/.../	938	99
/r/	5175	77	/ø/	189	97
/g/	235	73	/o/	865	97
/k/	833	67	/.../	625	90
/b/	129	65	/u/	171	88
/l/	1581	58	/a/	970	83
/t/	2269	51	/y/	201	72
/p/	214	48	/e/	2791	50
/ŋ/	69	39	/.../	2665	30
/s/	1380	39	/i/	2336	25
/d/	714	38			
/.../	290	34			
/j/	352	32			
/v/	143	32			
/n/	1135	32			
/z/	612	10			
总计	18291	62	13731		61

(参见 Tucker、Lambert、Rigault (1977: 68-125), Corbett (1991: 59))

Tucker、Lambert、Rigault 研究的出发点是词尾音, 分为辅音和元音。首先从最后总的统计结果来看, 不论是以元音结尾还是以辅音结尾, 阳性名词的百分比要高于阴性, 而且很有趣的是, 不论是以元音结尾还是以辅音结尾, 阳性名词的百分比都相对一致, 大概在 60%。而如果只考虑 50%以上为阳性的词尾 (即表格中加粗线以上部分), 那么准确率还要高, 73%以辅音结尾的名词、80%以元音结尾的名词为阳性。如果对每个尾音单独考虑, 那么/m/、/f/、/œ̃/、/ã/、/ø/、/o/、/u/、/a/等尾音阳性名词的百分比为 94%左右, 也就是说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大约九千个名词中, 有八千四百个左右是符合统计规律的。所以,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尾音为基础推测名词词形。但是要说明的是, 这一统计结果没有考虑词频, 所以以上的百分比并不针对于最常用的名词。这一统计结果是否适用于最常用的名词还有待核实。如果以上的统计结果适用于绝大部分的名词, 那么名词词性的记忆或许要比我们历来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儿童在学龄前短短的几年内 (大概从 2 到 6 岁), 即使没有正字法作为基础就可以掌握大部分的名词的词性。Karmiloff-Smith 的研究包括一些涉及法国儿童 (三岁左右) 如何学习词性的心理学研究, 其结果也支持以上的分析。

以上的研究都对法语教学中词性的教学方法提供了一些启示。传统教学中运用以正字

法为基础的词形记忆法虽然效果相对较好,但是由于对书写的依赖,所以使用范围有限,而且很难在日常的交流对话中准确有效地记忆词性。相反,我们从 Tucker、Lambert、Rigault 的研究出发,看到可以利用词尾尾音推导词性,准确率远远高于以语义基础推导词性,而且不受书写的限制,可以更加有效地记忆词性。所以,在教学中如果能够适当地运用这种方法引导学生记忆词性,同时不放弃以正字法为基础的词形记忆,那么可能会比单一依靠以正字法为基础的词形记忆收到更好的效果,而语义基础只能作为相对有限的辅助手段。

#### 四、结论

本文首先从类型语言学的角度对法语名词的词性系统进行了分析和归类。然后从多方面论证了法语名词词性的非语义基础,这种非语义基础不仅针对无生名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针对有生名词。其次考察了如何能够对法语名词词性进行分类,得出的结论是在语音、词形和语义三个要素当中,对于词性推导的重要性依次是语音>词形>语义。这个结论也会对今后法语教学中词形的教学法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总之,名词词性一直是法语教学中的难点,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想法,但是并没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或许会提出新的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本人持怀疑态度,一定程度的死记硬背或许是永远不能避免的。

#### 后记

法国社会党最近刚刚裁定新的总书记 Martine Aubry。名称的决定很有趣,正好跟本文的主题有关系。“总书记”在法语中和“秘书”是一个词: *le/la secrétaire*, 本身没有词性的词形标志。由于社会党历来的总书记都是男性,所以一直称作“*le premier secrétaire*”。新的总书记是女性,所以按照惯例,应该称作“*la première secrétaire*”,但是这个称呼却容易让人把“总书记”当作“第一秘书”,因为秘书大多是女性。最后的决定是“*la premier secrétaire*”: 定冠词是阴性,但是“*premier*”却明明是阳性,而“*secrétaire*”一形两性!明显的语法冲突,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看出其意图。正所谓是“言不顺,名也正”。

#### 【参考文献】

- [1] Corbett, G. *Gende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Tucker, G. R., Lambert, W. E., & Rigault, A. A. *The French Speaker's Skill with Grammatical Gender: An Example of Rule-Governed Behavior* [M]. The Hague: Mouton, 1977.

作者单位: 法国新索邦巴黎第三大学  
(责任编辑: 张亘)